2026.10.11 星期日 编辑:范盛杰 美编:张丽

文/郑寿山

一座城市的灵气,有时就藏在地名里。长沙不少地名自带仙气,神话落于街巷,传说融进烟火。白果园、化龙池等地名,听名字便引人遐想。

但要论长沙最有仙气的地名在哪里,几个颇具竞争力的候选者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,因为它们可能是你家门口那条普普通通、感受不到一点“仙气”的寻常小巷。

盘点长沙怪名旧巷系列

长沙最仙的地名在哪里



如今,在营盘西路或寿星街附近,还能找到千佛林的大致方位。



小瀛洲——条挤满菜摊与小吃店的老巷。



长沙戏剧非遗展示中心和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,就在水月林公寓对面。



水月林公寓这个名字,纪念着一座消失的园林。组图/范盛杰

小瀛洲

从宫廷园林到农贸市场

“海客谈瀛洲,烟涛微茫信难求。”李白笔下的瀛洲,是东海之上虚无缥缈的仙山。而在长沙,有一条不过百余米的老街巷,却实实在在地借用了这个仙气飘飘的名字——小瀛洲。

小瀛洲巷位于芙蓉区,西起蔡锷南路,东止马王街。初见这个名字,总让人恍惚:一条挤满菜摊与小吃店的老巷,何以冠以“瀛洲”之名?追溯起来,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部层层叠叠的长沙史。

唐代贞元年间,潭州刺史杨凭在此修建园林“东池”,引水植柳,堆石为山。到了五代,马殷据湖南建立马楚政权,将东池纳入宫廷园林,取名“小瀛洲”,与马王宫相连。彼时的小瀛洲“居人植柳,四面环碧,麓山送青,可以通舟”,是一处真正的林泉胜境。马殷是个木匠出身的开国君主,在乱世中为湖南赢得了五十年的相对安宁,而小瀛洲,便是他那份朴素治邦理想里最柔软的一角。

园林的命运随朝代更迭而流转。晚清时,这片园子归湘军将领席宝田所有。到了民国初年,小瀛洲迎来了它最热闹的一段时光——万国电影院、中央夜花园、长沙大戏院次第开张,灯红酒绿,歌舞升平,林泉木石之间竟也挤进了霓虹与锣鼓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曾是民国长沙的梨园文化中心,巷子里处处飘着戏班练唱的腔调,戏台上的锣鼓声能响彻半条老街。

小瀛洲最风光的一页,写在1937年的春天。那年3月,京剧大师、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,带着梅剧团来到长沙,在小瀛洲的长沙大戏院连演十天。票价从后座一元二到特座四元八,在当年堪称昂贵,却场场爆满,长沙城一度“万人空巷看梅郎”。梅兰芳住在东茅街的湘汉大旅社,每天演出必穿巷而过,追星的市民便早早守在巷口,一见他的身影便蜂拥而上。那个年代的长沙,“娱乐之都”的雏形似乎已经在这条小巷里悄然孕育。

抗战爆发后,小瀛洲的繁华戛然而止。园林渐废,戏院沉寂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里成了普通居民聚居的平房区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巷里有街办工厂、幼儿园,还有一口古井——井边空地是打人参米师傅最爱落脚的地方,因为那里“可以照应小瀛洲、织机街、唯善里、观音井、丰盈西里等比较广泛的街巷区域”。孩子们端着米盆排队,一斤人参米的加工费是一角五分,打好的米花常常还没捧回家,就被小伙伴吃个精光。

八十年代后,小瀛洲变成了农贸市场。2000年修建蔡锷南路,拆掉了街的西头,只留下东边百余米的巷子。如今走进小瀛洲,迎面是“小瀛洲农贸市场”的招牌,两旁摆满时令蔬菜和油炸小吃。清晨有摊主准备龙虾,有炉子炸着葱油粑粑和白糖饺子,穿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走过,曾经的王家园林,早已湮没在了人间烟火里。

有趣的是,农贸市场牌匾上的“瀛洲”二字,水旁已经省略。水没有了,仙山也就落了地——这倒是与这条巷子千年的变迁莫名契合。从唐代的东池到五代的宫廷园林,从民国的戏院到今天的大型室内菜市场,小瀛洲的每一次转身,都踩在长沙城变迁的节拍上。仙气散尽,烟火升腾,这或许就是一条老街巷最脚踏实地的归宿。

千佛林

一条“无佛”的小巷,为何名唤“千佛”

在长沙老字辈的口中流传着数字顺口溜,比如今的版本还要长一些:“半湘街,一步两搭桥,二里牌、三公里,四方塘……百善台,千佛林,万祠巷。”从“半”到“万”,这些地名串起了古城纵横交错的街巷。其中,“千佛林”无疑是最引人遐想的——既然叫“千佛”,理应是寺庙林立、宝相庄严之所。

可偏偏,长沙的老口子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:这个名头响亮的“千佛林”,其实是一条“无佛”的小巷子。

千佛林位于长沙城北开福区,南起孙家桥,西止寿星街,呈曲尺形弯曲。它的名字确实源于佛缘。这里曾是古寺“万福禅林”的所在地,而万福禅林的前身,又可追溯到宋代的龙兴寺。清康熙年间,寺院得以重建,清初学者陶汝曾撰写过《重修万福禅林碑记》,可见当时香火之盛。

按照大乘佛教“三世三千佛”的说法,取名“千佛林”,寄托的是“千佛成林”的宏大意象。然而,这条因佛得名的小巷,很快便与佛门清修渐行渐远。

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03年。那一年,湖南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龙绂瑞,在这条巷子里的古寺旧址上,创办了湖南民立第一女学。这一创举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。佛门清静地,变成了新式女子的课堂,晨钟暮鼓被琅琅书声取代。龙绂瑞后来还主持管理长沙府中学堂(长郡中学前身),可以说,千佛林在不经意间,竟成了近代湖南女子教育的启蒙地之一。

到了民国时期,千佛林的面貌更加复杂。它不再是佛门圣地,却多了几分人间烟火的传奇色彩。据说,当时长沙唯一的一家素菜馆就开在这里,能做全桌素席。一道“菌油烧豆腐”,豆腐滑嫩,用珍贵的扣子菌熬油烹制,色如墨,味极鲜,远近闻名。甚至有传说,这家素菜馆背后有民国将领唐生智的支持——唐生智笃信佛教,要求麾下军官信奉佛法,千佛林这家素菜馆的生意自然兴隆。

时光流转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千佛林又换了一副面孔。据旅居美国的“老长沙”余心宪回忆,这条不起眼的小巷曾卧虎藏龙。因为靠近当时的省政府参事室,这条不到五十户人家的小巷,竟住了六位省政府参事,大多是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

余心宪的父亲就是黄埔六期毕业的抗日将领余定华。他笔下充满趣味的细节:1960年困难时期,政府鼓励生产自救。他们家住的13号是西式洋楼(据说是黄埔四期生、国军军长章道善夫人的房产),院子很大,于是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父亲,便在院子里养了近百只鸡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鸡司令”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每天能捡十几个鸡蛋,成了全家人难得的欢乐。

消失的街名,不灭的记忆。这条承载了佛教、教育、美食和传奇将军事迹的曲尺形小巷,终究湮没在城市变迁的洪流中。在市区的版图上,已经找不到“千佛林”这个地名了。在特殊年代,它曾改名为“千福林”,若干年后连同老旧街区实体一起,消失在了城市建设的高楼大厦之间。

如今,在营盘西路或寿星街附近,或许还能找到它的大致方位。虽然“千佛林”的名字没了,但那个曾经试图“千佛成林”、有过将军养鸡、有过女学书声、有过菌油飘香的小巷,却永远留在了长沙的城市记忆里。它告诉我们,这座城市的历史,远不止于眼下热闹的步行街和火辣的小吃,它更在这些已经消失的、有趣而深邃的老街旧巷里。

水月林

月影中消失的清绝秋光

长沙的老街巷里,藏着许多诗情画意般的名字,水月林便是其中之一。它曾是一处寺院,一座两万平方米的私家园林,后来成了一条麻石老街,如今连街巷也消失了,只留下“水月”二字,让人遥想当年月夜清光透林隙,水色空明的景致。

水月林的来历,与一位晚清名臣紧紧相连。嘉庆年间,一个名叫李星沅的湘阴少年,因家贫寄居于长沙城南一座名叫“水月禅林”的小庙中苦读。他大概不会想到,三十年后,自己会官至两江总督,更不会想到,会在这片曾经借读的菜圃上,建起一座名闻长沙的园林。

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寺已荒废,李星沅将其辟为“芋园”,打算作为归田养老之所。芋园占地极广,水面占了一半。园中西部以黄山石叠成假山,乔木荫翳;东部筑水角凉亭,风光明漪。白榆、乌桕、梧桐、黑松高低错落,紫薇、绣球、桂树、蜡梅循季盛开,园中遍植的菊花,更是引得大书法家何绍基连连赞叹,写下“秋光清绝是长沙,酿出名园万菊花”的诗句。

何绍基是李星沅的儿女亲家,常来芋园做客。园中环湖长廊的墙壁上,曾嵌有他书写的百余方碑刻,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。而园中最富诗意的景致,要数年幼的李星沅次子李概重修寺院后,取苏轼“水月”之意命名的那座“知水月亭”。月夜于此,可见“好月初上,清光透林隙射水中,明灭不定”。清咸丰举人瞿元钧在《水月林记》中赞叹,即便是古时的辋川别业、平泉山庄,恐怕也不过如此。

然而,园林的命运总是与主人的命运起伏相连。李星沅在同一年便因病开缺回籍,虽短暂复起,终在赴广西督剿太平军时病逝军中。此后,芋园历经李氏后人修葺,至1918年,李星沅四世孙李青崖还曾将部分房舍借予新民学会开办“留法预备班”。但1938年的“文夕”大火,将芋园与寺庙仅存的残迹化为灰烬。

园林虽毁,“水月林”这个名字却作为街巷地名存留了下来。在20世纪90年代的老长沙地图上,还能找到这条连接吉庆街与浏正街的幽静小巷。走在麻石路上,脚下仿佛还踩着当年水银泻地般的月光。但城市发展的脚步终究没有停下,1998年,水月林所在区域被拆除,建起了解放中路高架桥和商住楼。如今,唯有浏正街小学内残存的一角,似乎还留有芋园的气息;巷口新修的水月林公寓,在老地图上自然寻不见踪迹。

水月林的故事,是许多长沙老街共同的命运——从私家园林到街巷地名,再到地图上消失的名字。但它曾经承载的那份“高世远举之思”,那份对诗意栖居的向往,却借着古籍中的文字,流传了下来。倘若你驾车驶过解放中路高架桥,或许可以想见,在车轮下十数米深的地方,曾经有一片月光下的水波,在晚风中轻轻荡漾。



►1938年时期的长沙(城内最高处)天心阁景观。